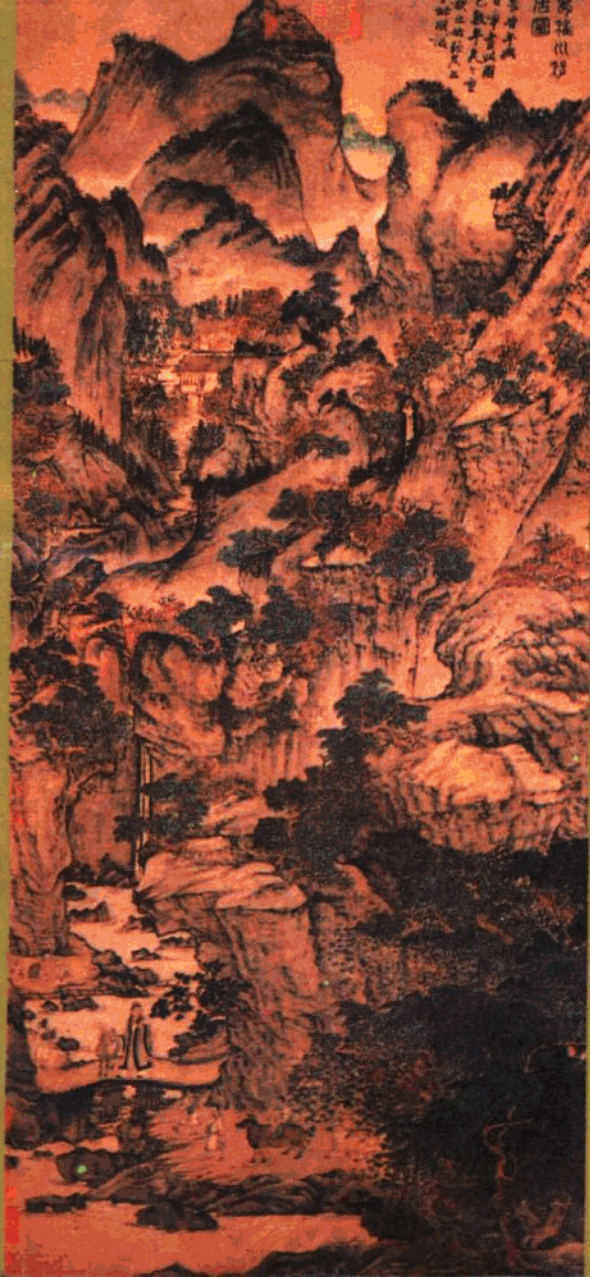


霸海雄風

【台灣】

陈青云著



陈青云精典系列



目 录

第一章	月黑风高五鬼逞凶顽	(1)
第二章	玉珍姑娘神剑诛飞燕	(57)
第三章	武当二小潜山斗二恶	(117)
第四章	一声娇叱怒斗玉娘子	(165)
第五章	武当少年巧救小淘气	(217)
第六章	萧小侠赴约大茅山区	(269)
第七章	来福客店二小打店伙	(318)
第八章	太湖岸边小侠扫亲墓	(369)
第九章	霹雳剑怀忿含恨而去	(419)
第十章	突来异人救去蓝玉珍	(468)
第十一章	丐帮化子师徒险丧命	(512)
第十二章	醒悟前非杨光祖中立	(558)
第十三章	试演绝学一剑慑二魔	(606)
第十四章	闻笑声山顶忽现神君	(654)
第十五章	凌虚子石牢救邱云雯	(700)
第十六章	张冠李戴青霞遭戏弄	(745)
第十七章	神功弹指霹雳手毙命	(791)
第十八章	一指禅功群雄惊丧胆	(838)
第十九章	藏经图生变再起风波	(887)
第二十章	勇云雯神锅巧铸宝剑	(924)

第十四章 闻笑声山顶忽现神君

就在众人闻声色变，微一怔神间，只觉得眼前人影一闪，对面六尺开外，已并肩站立着三人。

这三人出现得太突然，众人均不禁霍然一惊！

看这三人长相奇丑，真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

在场这多江湖成名高手，竟没有一人认识三人的出身来历！

石啸天虽也不认识三人，但他到底不亏是领袖青龙帮一帮之主，见识较为渊博，一见三人这副长像穿戴，蓦然记起五十年前，武林中传说的三个老魔头，不正是这副长像穿章模样吗？

石啸天心中暗道：“据闻这三个老魔头，隐迹祁连山落雁峰，江湖上已数十年未现魔踪，即连二十年前，巫山论剑，正邪两道齐集玉女峰，这三个老魔头均未出场，今天怎会来到这北天山中？而且祁连山远在青海，距离北天山相隔不下千余里，难道是天山老怪约来的帮手不成？……”

石啸天想到这里，心念不禁一动，便向三人一拱手道：“三位敢莫是祁连山三神君老前辈么，晚辈石啸天敬向三位老前辈请安。”

一点不错，三人正是祁连山三神君，赤煞神君吕刚，两面神君侯化民，独臂神君侯立场。

八十年前三神君名满江湖，威震群邪，望风披靡，被黑道群雄推为江湖霸主，专与武林正道人物作对。

三神君赋性凶暴，恶毒异常，好胜争强，做事不分善恶，心狠手辣，只要稍有忤，必杀之以灭一，从不留情！在江湖道上，可谓猖獗一时，正道侠义高手，皆不敢轻惹！

这情形，传到两位前辈异人耳中，一怒之下便乃连袂下山，然这两位异人，已戒杀多年，故只将三神君制服，点了阴穴便即离去。

三神君仗着一身精纯内功，负伤返回祁连山落雁峰，以十数年时间，终于化解了身上所点阴穴，阴穴一解，全身血脉立即畅通无阻，当时一试功力，觉得这十多年来，功力又增进了不少，认为凭现在功力，足可报复被点阴穴之仇。

三神君立即下山，前往寻找那两位异人报仇！

岂料合三人之力与其中一位异人，拼斗百余招，不但未能赢得对方一招半式，结果还是落败负伤而回！

三神君这才知道，对方功力高不可测；如不练成几种绝学，决难有复仇之望。

三神君本是比咤必报的凶恶之徒，这口气如何能忍耐得下，返回祁连山落雁峰，便又埋首山中，决心苦练绝学，以报这番挫败之仇！

二十年前巫山论剑，武林正邪两道齐集玉女峰，三神君当然不肯放弃这种一举而扬威天下的好机会，奈何三神君所练绝学，均因一时之过急，竟皆走火入魔，半身僵硬，血脉不通，不能行动，乃才未能下山参与这场正邪之争！

若三神君当时参与了这场论剑，神尼一枝神剑，降魔七十二式虽然威力绝伦，恐怕还说不定能胜得三神君呢！

两年前三神君僵硬的半身，始才练复，所练绝学，也练成了大部分，再有已五年时间，各项绝功便告全部完成！

三神君乃蛇怪阅煜当年师交好友，玉门荒效六人劫夺苍虚秘笈不成，惨败在萧承远手下，心恨难消，蛇怪遂往祁连山落雁峰求请三神君下山报仇雪恨，三神君因自身负辱数十年未报，又正当苦练绝学之际，本不答应，但经不起蛇怪苦苦请求，又说小侠身怀武林奇书“苍虚秘笈”。

三神君闻听小侠身怀武林奇书“苍虚秘策”，立时贪心大动，知道如能夺得苍虚秘策，纸成秘笈中所载各项绝学神功，不但可报两番挫辱之仇，且可练成金刚不坏之身成道飞升。

当下便下山追踪到北天山，夺取苍虚秘笈，并替蛇怪报仇雪恨！

三神君见石啸天能认出他们的来历、三神君之首赤煞神君便嘿嘿一声冷笑道：“想不到老夫咱兄弟三人，足迹未出江湖已五十多年，你这老儿居然还能认得，这样说来，江湖上人并还没有忘记老夫等当年威声！”

说着双目忽然寒光电射地，逼视着石啸天喝道：“石老儿，你既然认得老夫师兄弟三人，当必知道老夫等一贯的规矩，老夫等此来，是专为找一个姓萧的小娃儿，与你们无关，只要你们交出姓萧的小娃儿来，什么事老夫皆不管，否则，嘿嘿！你们都得替我留在这北天山中！”

萧承远一听这赤煞神君一气大得吓人，老气横秋，简直没有把眼前这多人放在眼里、心中已不禁有气，再一听又是专为找自己而来，便忍不住剑眉一挑，挺身向煎跨出一步，神态从容谦恭的说道：“三位老前辈要找姓萧的，晚辈便是姓萧，不知老前辈有何见教？”萧承远既未听到过三神君的名头，也不识三神君是何许人物？受不知道三神君当年威震武林，被黑道群雄公推为黑道盟主的事迹！见石啸天对三神君意颇谦恭，

以老前辈呼之，就知道三人武林辈份极高，虽然三人是专为找他而来，且还语出不逊，暗中固是气愤，但萧承远为人个性谦恭，他本愿被人视为日无尊长，故表面上却仍谦和从容的以老前辈称呼之。

三神君一见萧承远只是个年仅弱冠，文质彬彬的少年书生，除了长得颇为英俊俊逸本群外，并无任何异样，任怎么看，也看不出这个文质彬彬的少年书生，是个身负极高武功奇学之士！本过就凭萧承远闻话挺身而出，神色自若，岳峙渊停的那副豪气，而且执词温文谦恭，三神君心中也本禁暗为折服！

在场这多高手，虽不认识三神君，但却曾有过耳闻，石啸天上前答话见礼，听说这三个长相奇丑的人，就是当年的黑道盟主三神君时，真是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每人心中都不禁暗自一惊！四周空气立即显得沉静异常。

萧承远这一挺身出来答话，空气也就更显得沉静万分，鸦雀无声，全部全神贯注着三神君与萧承远的动静！

众人都知道，三神君既是专找小侠而来，小侠这一挺身答话，一场生死激斗，就绝对难免！

三神君六只眼睛，均是寒光若电的逼视着小侠，上下打量了一会，赤煞神君这才冷冷问道：“小娃儿，你就叫做萧承远吗？”萧承远将头微微一点，仍是谦恭的答道：“不错晚辈正是萧承远，不知道老前辈有何见谕？”赤煞神君一声冷哼道：“看不出你这小娃儿，胆子倒真不小，竟敢在玉门荒郊剑伤我师侄闵煜好友法广、法慧二人，掌毙余义章，如此心黑手辣，目中无人，武林中难道就没有人制得了你了么！”

萧承远这才明白，敢情是蛇怪闵煜等几人，逃得性命后，心中不服，请师叔来报仇来了。

只见萧承远剑眉微挑，候又忍住，温和的答道：“老前辈所训极是，只是晚辈当时情非得已，逼得不能不出手伤人，”令师侄等五六人联手合斗晚辈，人，出手之狠，招式之辣，可说是无以复加，晚辈设若不肯伤人，念还能到这北天山中，恐怕早就陈尸玉门荒郊了，况玉门荒郊相斗原因，谁是谁非？老前辈念知责人，何不向令师侄询问清楚呢？岂能独怪晚辈心狠手辣！”

萧承远这番话，说得不亢不卑，颇为谦蒂，中肯动听。赤煞神君明知相斗原因，乃是为劫争夺发而起，蛇拴等人理屈，故一时也不禁无词以答。

不过三神君并知道蛇怪等五六人，曾联手合斗小侠一人而迎惨败，闻言禁不住心中暗惊，暗道：“蛇怪等六人那高功力，联手合斗这小娃儿一人，竟迎惨败，实在难以令人置信，可是话出自这小娃儿之口，当非谎言，然则蛇怪诉说经过时，怎又未提及呢？”

赤煞神君心中虽然在这样想，但这次下山虽明说是应蛇怪之请求，借着替蛇怪复仇的名目而来，实际上这并非是他真正的目的，他真正的目的，也是萧远的苍虚秘笈！

赤煞神君被小侠这番话说得语塞一时，答不上话来，便不禁恼羞成怒，嘿嘿一声冷笑道：“你这小娃儿口齿伶俐，老夫也不愿与你斗口，玉门郊外谁是谁，暂且不说，但备债备还，只要你这小娃儿自断一臂，并将苍虚秘笈交出，老夫便放你逃出，否则，哼！……”

萧远是何等聪明精灵的人，赤煞神君一说要他交出苍虚秘笈，心中立即明白，三神君此来真正目的，所谓代师侄报仇，完全是一种藉口，实际上还是为了苍虚秘笈，当下便不禁傲然

一声冷笑道：“老前辈这话未免有点太过欺人，事情的发生起因不说，是非曲直不管，强要晚辈自断一臂抵偿，就是晚辈甘愿遵照老前辈谕示去做，恐怕在场这多武林朋友也要感到不服，而且这事要传到满腔湖上去，老前辈也要落得一个以大压小的不美之名……”

萧远说到这里，独臂神君猛地凶睛一瞪，一声怒喝道：“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娃儿，我大哥如此对你，已是破例从宽，怎敢……”

难道还怕他飞了不成，独臂神君话尚未说完，便被赤煞神君阴止着喝道：“三弟脾性怎还如此暴躁，且容他把话说完再说不迟，凭这样一个乳臭小娃儿，难道还怕他不成！”

赤煞神君这种语气，岂只是没把小侠萧承远一个人放在眼里，即连场中这多高手，好象都没有一个是他瞧得上眼的，实在狂繁紧毒云阻住独臂神君的话后，便望着萧承远冷冷喝道：“小娃儿，依你的意思要怎样？你往下说下去好了，老夫倒要听听你的理由，怎样才叫做合理！”

萧远眼角斜视了独臂神君一眼，意颇不屑的冷然笑了一声，只把个独臂神君，几乎肚皮气炸，但当着赤煞神君的面前，又不好发作说什么，只得强接着怒火，瞪视着小侠。

只见小侠仍是气度从容的，望着赤煞神君说道：“苍虚秘笈，虽为晚辈所得，但目前并不在晚辈身上，老前辈今天来找晚辈，不管是为替令师侄报复玉门挫败之辱而来，或是为夺取苍虚秘笈，而来，老前辈既不欲分清是非曲直，晚辈亦无词可托，只有接着老前辈的，不过……”

小侠说到这里，忽地略微一顿，继又说道：“既承老前辈下询晚辈的意思，依晚辈的浅见，想请老前辈放过今朝，约地定

期了断，不知老前辈意下如何？”赤煞神君正要答话，两面神君已阴恻恻的一声冷笑说道：“好一个一齿锋利的黄口小儿，枉想凭三寸舌说服我大哥放你逃生，你那是做梦，闵师侄等挫败之辱，留待以后再说，尚无不可，但‘苍虚秘笈’，你今天必得留下，就是真的不在你身上，也必须说出在于何处，否则！哼！你今天就休想逃生！”

萧承远暗想，照此情形，如不凭武学分出胜负，三人决不肯放过自己，为了好早点前往黑凤帮去救云雯，还是与三人在手下见真章分输赢，作一了断为上！

小侠心中略一付思，当下也就不愿再和三神君多费唇舌，候地剑眉一挑，俊脸一沉，朗声说道：“小生因为三位均皆是武林长者，所以才称呼你们一声老前辈，尊敬你们，谁知你们竟如此不受尊敬，定要与小生为难，小生又岂是怕事之辈，说不得只好恭敬不如从命，接着三位的意思了，三位究竟要怎样，就请三位明言好了。”

青龙帮各高手与老化子师徒三人，闻听小侠这话一出，知道一场生死激斗就在眼前，一个个都不禁在暗中凝神戒备，只要三神君一出手，这边便也要出手相助小侠。

萧承远话刚说完，独臂神君已一声怒喝道：“好小子，我老人家早就知道你这小子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会乖乖听话的！”

说着一双凶睛怒张，寒光若冷电射入，逼视着萧承远喝道：“小子，我老人家向来的规矩，凡与晚辈动手之前，必先让三招，然后再动手，对你这小子当然也不例外，小子！你就发招动手吧，免得让人说我老人家以大欺小！”

在独臂神君说话声中，赤煞神君与两面神君二人，已是身

一后退丈外站立。

青龙帮众人一见，例也开身往后退立。

独臂神君这种口气岂只完全没把小侠放在眼里，简直狂傲欺人之极，其实小侠年纪虽轻，但功力武学何等高深，三招攻出独臂神君要不尸横当场才怪！

这种自负托大的话，不但是萧小侠听了有气，青龙帮的高手，“心中也不禁气怒万分；独臂神君的话太过狂傲自负！

独臂神君又怎知道小侠的功力武学已臻化境，任督二脉已通，只在他之上，不在他之下哩！若是知道的话他又岂敢如此托大，真的不要命了吗？

独臂神君虽这样说，萧承远如何会这样做，再说以萧承远的一身功力武学，也不屑这样做！

他闻言虽然心中有气，仍是气度闲逸的冷笑了笑说道：“让三招，这是你的规矩，可是少爷我也有个规矩，向例不愿向人先动手，你若不先动手，少爷也决不会动手，依小爷我看，你也别让三招，就请发招动手吧，否则小爷就要失陪了！”

独臂神君闻言，不禁一声怒喝道：“小鬼！我老人家因你年纪轻，是个晚辈，所以才先让你三招，谁知你这小子竟不知好歹，敢和我老人家这样卖狂，只怕我老人家一出手，你便要送掉小命了。”

萧承远微微一哂道：“老鬼！你就认为能一定胜得小爷吗？自信能敌得过你师侄蛇怪闰想等六人的联手围攻吗？”小侠实是心存厚道，说这话的意思，目的无非在提醒独臂神君，蛇怪闭煌六名高手围斗我一人，尚且没能得着便宜，落了个惨败，何况你一人！

独臂神君闻听小侠这话，果然心头一凛！但刚才话已说

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怎好意思改一，便不由一声怒喝道：“小鬼！少废话，发招吧！”

何云凤自从三神君一现身，芳心就已有气，及至一听说是专为找她心上人而来，芳心就更加气怒异常，几次要抢出答话，均被她义父石啸天所阻，这时她再也忍不住了，猛地娇躯一闪，已纵身跃出，与萧承远站了个并肩，石啸天一把没拉住。

何云凤站到萧承远身侧，秋水似的明眸，望了萧承远一眼，娇声说道：“兄弟，你且退开，让我先看看这老鬼有多高功力武学，敢于这样狂傲不讲理！”

萧承远刚说得一声：“姑娘，不可……”

下面的话还没有说出，何云凤已凤目一瞪，神光电射的望着独臂神君娇声道：“老鬼！你有好大功力，敢于这样目中无人，你先接姑娘几招试试，看看你够不够格和我兄弟动手！”

姑娘是话完招出，娇躯一扭，展开散影迷踪步，身形晃若飞絮飘风，玉掌候地疾伸，飞天掣云手，招出“嫦娥奔月”，一双玉掌快如电光石火般地直奔独臂神君，右手中食二指上取双睛，左手迳拿臂肘。

独臂神君一见姑娘秀目中神光电射，心头不觉一震，暗道：“看这丫头年纪轻轻，双目神光逼人，显然内家功力已臻上乘！”心头方自一震，念头也不过刚动，姑娘玉手招式已如电光石火般攻到、拿肘、取睛，端地又快又稳！

独臂神君心中大骇，哪还敢怠慢，身形疾地闪开五尺。

他这种身形不动，脚底微移，即已挪移出五尺的上乘轻功，武林中已属罕见。

这种上乘轻功中的挪移身法，武林虽是罕见，若用于普通一般高手，毫无疑问，当然是望尘莫及，可是用于何云凤姑娘

焉能讨得了好！

独臂神君身形刚闪开，姑娘娇躯一扭，已是如影附形跟踪扑到，玉手招式，原式不变，仍是点睛拿肘！

独臂神君心下大惊，刚想闪让，也不知怎的，忽然觉得臂肘一麻，跟着左半个身子、像触了电似地，感觉酸麻异常，一丝力量也用不出来，臂肘已被姑娘拿住。

石啸天见状，恐怕姑娘伤了独臂神君，便连忙喊道：“凤儿，不可伤人！”石啸天喊声未完，赤煞神君一见独臂神君臂肘被拿，一声怒喝：“丫头，敢尔！”

晃身形已经跃出，人未到赤煞掌已经发出，一股刚劲绝伦的掌风直扣姑娘，姑娘左手一松一推，接着娇躯一扭，已横掠出丈外，身形刚落，一双玉掌倏翻，掌心外吐，一声娇叱，推出一股刚劲迎向赤煞掌力！

两股掌力相交，应该是砰然有声，岂料出乎二人意外，两股掌力发出，竟如石沉大海，声息皆无，二人均不由得一怔。这情形岂只是二人楞然发怔，即连在场那多高手，除了少数的二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外，其他的人还不是都和二人一样感觉莫名其妙，讶异发怔！

在场这么多人，谁能有这高功力，将这两股刚劲绝伦的掌力化解于无形？不用说，当然是萧小侠无疑了。

原来萧承远见赤煞神君发出赤煞掌力，生恐姑娘不敌，便暗运九天玄门大乘神功，使用苍虚三十六式，后十二式掌法中的卸字诀，单掌微微向外一扬，发出一股无形劲气，迎着二人掌力一吸一引，将二人怕发出的强劲掌力，化解消弥于无。

不过萧承远这种功力，虽然用得极为巧妙，瞒过了在场的许多高手，却瞒不过站在他身侧的石啸天老化子二人。

姑娘拿住独臂神君肘，要不是石啸天出声阻止得快，独臂神君必难逃姑娘一掌之厄！但姑娘虽未伤他，就这一松一推，身形一稳，连忙暗中试一运气，觉得浑身并无异样，知道没有受伤。

虽是没有受伤，独臂神君也不禁吓得心中直打冷战，浑身直冒冷汗！怔立当地，半晌出声不得。

何云凤这招出手，不但是快到极点，而且妙到毫巅，不但场中所有高手，都不知道她这是一种什么身法招式，即连知道她武功最清楚不过，她义父石啸天竟也瞠目不知所以，只是望着姑娘发怔！

就在这众人心中感觉各自不同，微怔之间，萧承远已恰是出，只见他神情潇洒，气度从容的朝着赤煞神君躬身一揖，含笑说道：“三位皆是武林前辈，且已隐迹清修多年，又何必为着一点小事定要与晚辈等为难，若然认为令师侄等挫败晚辈手下而感到有失体面的话，现在姑不论谁是谁非，晚辈愿改日亲赴仙居负荆请罪如何？”

赤煞神君嘿嘿一声冷笑道：“小子，任你说得怎样好听，今天要是不留下苍虚秘笈，就休想离开北天山。”

萧际远冷冷的道：“这样说来，老前辈定是不见真音不行了？”

赤煞神君神态狂傲的桀桀怪笑道：“你既然明白，何必还要多问，依老夫看你还是乖乖的留下苍虚秘笈尚能保得小性命儿在，否则……哼！不但仍要留下苍虚秘笈连小命儿也得留下！”

萧远一声冷笑道：“你以为你一定胜得小生吗？”

赤煞神君脸色不禁一变，嘿嘿一声冷笑道：“小鬼！你有

多大功力降在老夫面前这样卖狂，老夫就信，胜不了你这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

说着，倏然一声怒喝道：“小鬼，你且接老夫一招试试！”

话完招出，圈臂扬掌，掌心外吐，推卽一股刚劲强烈无比的赤煞掌风，直往萧远面前是撞倒。

萧远见掌风撞来，怡然不惧，依然气度从容，面泛微笑，也未见他如何运气作势，只见他右手向外微扬，轻轻一挥！

奇怪！赤煞神君发出的那股力逾数千斤的赤煞掌力，竟如石沉大海，丝毫声息均无！

赤煞神君不禁一怔！旋即大惊！心道：“难怪先前发出的一掌，为什么如石沉大海、被化解于无形，还以为是那石老头儿捣的鬼，原来是这小家伙！看不出这小子年纪德轻，武学功力竟已臻达这样精纯地步，自己这赤煞掌一掌之力，最少也有三四千斤力量，想不到这小子仅单掌微轻扬，就将自己这种威猛无俦的雄浑掌力卸去，消解于无形，真是令人不敢思议！若非内外功火极已臻登峰超极的化境，怎能如此？”赤煞神君一面在心中暗想，一面把一双寒光冷电的凶睛，逼视在萧小侠的俊脸上，但怎么也看不出小侠是个身怀绝高武学奇技的人！而且也决无与常人有什么可异之处？

赤煞神君心中复又暗忖道：“难道这小子功力已练到神光内敛，深深不露的地步了吗？但这又怎么可能呢，总共才多大一点年纪嘛！”

忽闻一声娇叱，何云凤姑娘已展开身形与独臂神君斗在一起。

原来独臂神君一条独臂臂肘被姑娘拿住，推出去后，暗中试行运气，觉得周身气血畅通无阻，知道并未受伤。

虽是未受伤，心中也不禁惊骇万端，不过惊骇并压不下去羞怒！

师兄弟三人威震江湖数十年，从未落过一次败，五十年前败于两位前辈异人手下，已经是认为生平奇耻大辱，五十年来心中未或稍忘，苦练多年誓欲报当年挫辱之仇！

想不到五十年后，功力更增深厚的今天，居然会落败在一个小女娃儿手上，而且败得是那么意外，仅在出手一招之间，连对方使用的是什身法招式，手法，一点都没有看清楚！

独臂神君越想越羞，愈羞也就愈怒！暗道：“今天若不能收拾下这个小女娃儿，以后还有何面目再见天下武林同道，何谈雪报当年之辱！”

想到这里，便不由得广声冷哼！一语不发，独臂一挥，晃身形，就向姑娘扑进。

姑娘想不到，这独臂神君如此不识进退，刚才已经落败，现在还要再逞强出斗，芳心不禁气怒，便一声娇叱展开身形，挥玉掌相迎。

姑娘一声娇叱，萧承远不禁心神微分，斜目注视，就在他心神微分，侧目注视的当儿，赤煞神君已是一声喝道“小鬼，接招！”

话未完，招已发，亮双掌“敲钟击鼓”，上打小侠肩井，下打腹结。

出手快捷，招发如风，快、稳、准、确不亏是百十年的修为，火候深厚，功力不凡！

小侠见其招式功力火候，均皆不凡，心中也颇暗惊，但艺高人胆大，那会将他放在心上，口中一声冷哼！脚踩苍虚飘渺步法，晃身形已闪在赤煞神君身后。

赤煞神君一招疾攻，是在小侠心神微分，目光斜视之际，乃是乘隙进击，攻其不备，满以为这一招出手，快捷绝伦，纵不能将小侠伤得，但最低限度亦必将小侠迫得后退不迭！

只要这一招得势，占着先机，随后跟踪扑进，必能把小侠迫得手忙脚乱，以后当然是稳操胜券了！

他这种如意算盘，倒是打得满好，计算得好像万无一失！怎料招式攻出，只觉得眼前人影一花，已失了小侠踪迹。

赤煞神君心中不禁一怔“咦！”的一声惊呼！

忽闻一声冷笑起自身后，赤煞神君心头蓦地一惊！慌忙一个猛地大翻身，只见小侠负手仁立在五尺开外，衣袂飘飘，神态悠然自若，哪里像是在对敌动手的样子，好像是个寻胜探幽的敬敬浊世佳公子！

只听得小侠一声冷笑道：“老儿，我看你还是不如听从小生良言相劝，数十年成名不易，何苦为着这种小事，枉动无名，定要与小生动手争强。并非小生信口狂言，凭你这两手招式，要想在小生手底下占得便宜，可说是等于做梦，你如果再不听小生良言劝告，真要动起手来，只怕这北天山中就是你身败名裂之地！”

萧承远说到这里，星目倏地一张，双眼神光若寒电利刃，逼人不敢注视！

赤煞神君心头基地一震！心中暗付道：“果然不错，这小子确已练到神光内蕴，深藏不露的地位，显见内家功力已臻达最高化境，真是如此，凭自己功力，实在非其敌手，只是这小子年纪恁轻，这功夫究竟是怎么练法的？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赤煞神君心中正在暗付，忽听小侠又说道：“小生语出真

诚,如何?尚请三思!”

赤煞神君已为小侠奇学功力先声所夺,再经小侠这番听来顿觉刺耳,而实中肯的言词,意颇为动,正欲答话,忽觉微风飒然,两面神君已纵身到了身侧,阴恻恻一声冷笑道:“大哥,别听这小子的。”

随向萧承远喝道:“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子,别徒逞口舌之利,妄想用几句大话吓唬住我们,那是作梦,我就不相信你这小子有多大功力,敢口发这种狂言,我弟兄三人五十年前威震江湖,在我兄面前卖狂的,你还是第一个人,闲话少说,我们且走几十招试试,在手底分个高低再说!”

萧承远早已看出这三人,武学功力均较天山怪叟尤高一筹,但较赤火尊者却又稍逊,凭自身武学功力,足可制胜不败!

不过小侠之所以一南忍耐,苦口相劝的原因,一方面因是秉承师训,不愿多事杀孽,一方面是他天性敦厚,总想与人为善,觉得能劝化一个恶人改过向善,要胜过杀一恶人警世,效果强得多了。

两面神君忽然纵身跃出,阴止心念已动摇的赤煞神君,小侠心中不禁大怒!

只见他剑眉倏地一挑,俊脸一沉,冷笑一声,说道:“听你这种口气,好像天下没有一人堪与你对敌了,既然你硬逼着强要与小生动手,小生虽功力不高,但也只好舍命奉陪了!”

两面神君桀桀一声怪笑道:“好!看在你年纪小的份上,老夫就让你先发招,请发招动手吧!”

萧承远微微一声冷笑道:“小生与人动手,向例不先发招,还是你发招动手吧!”

小侠说后,双手斑后一背,神态傲然,脚下更是不丁不入,